

絮叨的爱

□张峪铭

儿子生了个宝贝女儿，我将这喜讯打电话告诉母亲。母亲听了很是兴奋，问了一些情况后，道了一句：“恭喜你做爷爷了！”

这句话从一位八十多岁且是我老母亲的口中说出，让我有一种道不清说不明的异样感觉。是的，我做爷爷了，我也老了。母亲再也不会为一位做爷爷的人操心絮叨了，也可能对我这位长子的最后一丝牵挂也放下了。我心黯然，尽管我知道除了夫妻之爱外，一切的爱都是渐行渐远。

其实母亲对我早已不絮叨了。自从我成家立业后，夫妻双职工的生活，总体过得不错，父母住在农村，家中还有几个弟妹要操劳，一到农忙备耕的时候，父亲手头紧，还从我这儿拿点小钱买化肥。除两个姐姐外，我是第一个从大家庭剥离出来的人。农村习俗是，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在出嫁日父母流点泪舍不得之外，内心深处绝没有怨怼之情。可我不同，当我将家中的结婚家具搬到单位时，从母亲眼中看出了失落与无奈。我知道，母亲是伤心的，这意味着在她身边长大的儿子离开她，与另一个女人生活了。

母亲的失望其实是一种习俗。从我了解的情况看，貌似合理的言论，诸如什么“婆媳之间有天然的鸿沟”“讨了一个媳妇，弃掉一个儿子”等等，这些俗语都装在母亲的肚子里。家与单位不过十里路，起初每个礼拜还回去一趟，有了儿子后，只能是逢年过节时才回家，此时家还是我情感的依托。何况两个弟弟还由我带在身边读书，那时农村人刚刚吃饱肚子，家里底子薄，弟弟们的学费和一些伙食费还由我承担，我虽搬出了大家，只要弟弟没结婚，我们还是一家子。母亲虽然对我有一些絮叨，但话里面有了一些客气。其实我也一样，父母到单位来，我总要搞一大桌菜，待为上宾。特别有意思的是，父亲喜欢吃牛肉，母亲笑话他“牛放屁，能跟几里路”，我就买各种口味的牛肉给他吃，从卤牛肉到酱牛肉，从草原口味到台湾口味，直到他现在不喜欢吃牛肉而改为烤鸭了。

我单位离家越来越远，弟妹相继成家立业了，我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母亲对我的絮叨似乎没有了。我知道，母亲的絮叨是一种牵挂，是一种爱。可母亲的爱像一泓山泉，已从我这块大石头流走，她必须流淌到一个更低的地方停歇。尽管有些事，母亲也象征性地过问一下，那只不过是了了人生之意罢了。

也许我不需要母亲操心，也许母亲对我的爱真的放下了。我如何努力去尝试，却难以得到其情感的认同，她总在众人面前说，谁谁回家给她买什么什么的。我送回去一个猪腿她不吭声，谁剁两斤肉她念叨；妻子回家给她包几百个饺子她不说，谁回家买几块蛋糕她挂在嘴上；我帮小弟贷款买房，她多次怨我让其背了二十多万的债，我买房背了一身债，她从不哼声……母亲对我的牵挂真的没有了。

南怀瑾先生说：“意有所至，爱有所亡。”母亲絮叨，叮咚如泉。可泉从石上流过，只有永恒回忆，无论石头多么深情，流过的水已不会逆流。

当我的儿子埋怨其妈唠叨时，我却怀念母亲的絮叨，那絮叨中有牵挂，有爱，有情感依靠。

尽管母亲对我的絮叨没有了，但我对母亲的爱却依然深沉。



看脸的时代

□张红惠

每一个清晨总会习惯性地照镜子。镜中时常呈现不同的脸，差别还不小，有时候因为睡眠不足或者身体不适，脸色青黄，没有光泽，眼袋也会发黑；有时候补足一夜甜甜的睡眠后，脸袋红扑扑的，泛着亮光，眼睛也变得格外有神。不管怎样的脸，每天我总会爱怜地拍拍它，扬起眉梢，翘起嘴角，对着镜中的自己微笑，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面对镜子微笑是送给自己的爱，面对熟悉的人微笑是友善，面对陌生人微笑是礼仪。前段时间的某一天有同事悄悄问我：“你今天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我们感觉你不对劲。”我诧异，没有啊！事后，我想到底怎么了，我的状态会让他们有这样的感受？后来在镜子里找到了答案，镜中的这张脸青灰色，毫无生气，眼脸也有点耷拉，嘴角也是往下弯的，脸部肌肉充满了痛苦和愁怨。哎，不就是周末突患重感冒，今天来上班还没缓过来，浑身没劲，那也没什么大不了，怎么脸色这么夸张，我也惊讶于自己的状态。真是抱歉，让同事们担忧了。

□叶蓉

吃晚饭时，妈妈跟我说起她做媒失败的事，她说，人家家里多有钱啦，人也很好啦，以后孩子读书都不用愁上不起辅导班，哪像你这样，上班上得这么苦。她痛心疾首着小姑娘们的不切实际，我又上去插了一把刀：不，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穷啊，我觉得我过得挺好。

穷，这真是太哲学的字眼。穷或者不穷，全凭自己想象。我只知道念大学时拿着几百块一个月天天吃大排喝牛奶有种富婆感，现在拿着几千块站在银泰门口也觉得走不进去，更不用说对面的和义大道。我知道在这个小馄饨已经六块钱一碗的城市里，我那点微薄的薪水风随便刮刮就没了。小朋友读个英语、弹个钢琴就跟无底洞一样，他不知道他的妈妈每次掏钱交学费就跟冬天早上按掉闹钟起床没什么两样。

可是你问我，要不要把人好钱多放到择偶的首位，即使是我这种在围城里颠簸了十年对浪漫毫无迷恋、现实得跟俗气没有任何距离感的中年妇女，也还是会说不。

两个人要过一辈子，意趣相投实在太重

望着镜中的脸，我微微扬起嘴角，扬起眉梢，整个脸逐渐变得温和、活跃起来。原来只是轻轻牵动了几块面部肌肉，就有了生机，犹如一芽新绿从枯枝冒出来，心头拂过一缕温暖。

我突然想再感受一下坏情绪时候的脸。调整情绪，脸上毫不留情地陆续显现出冷漠、生气、愤怒……眼神充满轻蔑、嘲讽、怨恨，甚至有一点点冷冷的杀气，典型的“臭脸”，太可怕了！想起了胡适在《我的母亲》中的一段话“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生气的脸旁人看了难受，自己看了也是很难受的。

接下来急切地想看看自己那热情、快乐、友善的脸，尽管笑起来脸上会出现皱纹，还是掩饰不住自信的愉悦。如同花朵在清晨中悄然开放，清新而甜美，自在而惬意。

在繁杂浮躁的生活中，时时提醒自己不是常常面带微笑，是不是忘记了对别人传递友善和礼貌。有人说，现今的时代是看脸的时代，也许大家更喜欢看到一张充满真诚、善良友好的脸。

要。一个伴侣该是一个好的对手，才能在无聊的漫长岁月里不至于太过寂寞而到处寻找新鲜的可能。结伴去看一场位置偏远的话剧，比一个人拿了一叠钱买到第一排去看要有趣得多，因为看完了我们就有话可以讲，因为万一不好看还有肩膀可以睡，因为热爱同样的事物才能得到对于疯狂的理解。不然，你讲的甲乙丙丁和我讲的子丑卯寅，在两个平行世界里飘荡，像对着没有回应的墙壁，好难过。

找个从灵魂到经济都很富裕的人挺难，但是找个从灵魂到经济都不太穷的人不难，大家旗鼓相当势均力敌，谁也不攀谁的高枝，就挺好。我这辈子看来是发不了什么大财，最大的梦想是可以躺在床上写文案把钱赚了，想想这也还是凭劳力吃饭，还真没幻想过自己不劳而获嫁个人等于就业。

遇到意趣相投的人不容易，在柴米油盐的炊烟袅袅里，相视一笑，有这份默契，已经足够抵挡来年路上的风风雨雨。



叶有所思

择偶标准

总第6277期 配图 方华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

